



附赠

# 亦舒

## 浪漫同门

*The Set Of  
Selected Works*

亦舒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亦舒

## 浪漫同门

*The Set Of  
Selected Works*

亦舒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图书在片编目(CIP)数据

亦舒精品—浪漫同门 / 亦舒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10

ISBN 7-5387-1881-2

I. 亦… II. 亦…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070589 号

---

## 亦舒精品——浪漫同门

---

作 者: 亦 舒

责任编辑: 何鑫明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长春第三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x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428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5387-1881-2/ I. 1567

定 价: 22.80 元

# 亦舒精品

## 目 录

- 我答应你 ..... (1)  
蔷薇泡沫 ..... (152)



浪漫同门  
Langmantongmen



## 玉手

所有的悲剧都在刹那间发生，周素亭教授遭遇的是一场车祸。

并不是她的错，清晨，她约了学生在图书馆等，一个醉酒驾驶者刚回家，他超速切线，为着闪避迎面而来的货车，他驶到对面，与素亭的车撞个正着。

已是两年前的事了，素亭却记得很清楚，偶然还会自噩梦中惊醒。

她的车子翻滚两下，她被夹在表板与座位之中，安全袋已经弹出，但是她不能动弹。

头脑十分清醒，忽然不甘心，“妈妈！”她大声叫，就这样完了吗，还有许多事未做，本来打算在明春做新娘呢。

然后，油箱爆炸了。

素亭不觉得痛，但感到热力直逼全身。

这时，忽然有人发狂地试图把她拖出车厢。

她夹得很紧，但是那人不放弃，用一支铁器大力敲击扭曲的车厢，终于，他喘息着不顾一切把素亭拉到马路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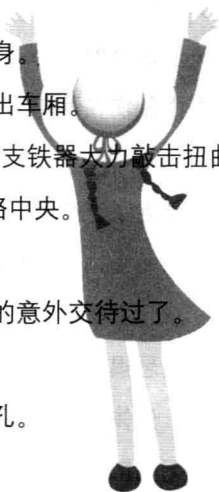
素亭失去知觉，她没听到车子爆炸。

看，三言两语就把影响周素亭一生的意外交待过了。

她在医院苏醒。

睁开双眼，看见男朋友冯灼规的面孔。

素亭放心了，“我还活着。”





“是，你无恙。”灼规轻吻她的脸。

“发生什么事？”

灼规忽然落下泪来，“我永远爱你。”

素亭惘然一想伸手出去替灼规拭泪，她的右臂打了石膏，只得伸出左臂。

素亭瞪大了双眼，呵，她没有左手，左手齐肘之下，一无所有，裹着纱布。

她尖叫起来。

当值的苏医生抢进来替素亭注射。

“周小姐，失去手臂已是不幸中万幸，请镇静下来，你很快会康复，可以过正常日子。”

素亭迅速噤声，理智与修养教她接受现实，她叹口气。

冯灼规与苏医生也深深吁出一口气。

除出失去左小臂之外，素亭一头头发也全烧光，脸颊需要植皮。

这些表面创伤在两年后全部痊愈，素亭也装上精密义肢，左手运作如常。

婚礼只延迟了五个月。

冯灼规仍然爱她，她也不觉自卑。

不过，从此素亭再也没有开过车。

她有极大恐惧，不能面对驾驶盘。

冯灼规十分体贴，每日往返接送素亭上下班。

心中有无阴影？当然有，但是周素亭一直以理智控制得好好。



当日冒险救她出险的是一位当值的警察，他因此获得英勇奖章，并且，也成为周素亭及冯灼规的朋友。天肇事的醉酒驾驶人 also 获得法律制裁，事情似乎已经平息。

素亭仍然在大学教书，她养成了戴手套的习惯，电子义肢戴着手套，更不易发觉。

最介怀的人，反而是素亭本人。

有时，独自在家，她会除下假手，不发一言，凝视伤臂良久。

以后，余生，都得接受这个惨痛的事实。

并且，得像无事人一般，感激上苍。

一日，冯灼规提早下班，神情兴奋，声音几乎颤抖。

“素亭，素亭，过来，我有话说。”

素亭自电脑桌前抬头笑道：“升级了？”

“你且听我细说。”

素亭说：“洗耳恭听。”

“今日，苏家杰医生来找我。”

苏家杰便是当日诊治她的医生，素亭静了下来。

“他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素亭勉强地笑笑，“说来我听。”

“苏医生说：断肢可以再续。”

素亭一时不明白，“可是我的左手早已烧毁，不能保存。”

“素亭，你看，”冯灼规取出剪报，“法国利昂医院一组国际医生成功续肢：





经过一项历时十三小时手术，某纽西兰商人成功获得他人捐赠的手臂，运动自如，同截肢前毫无不同。”

素亭呆住。

她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一段新闻，医学昌明超新，已达不可思议地步。

“苏医生问你可愿一试。”

“什么？”

“素亭，该组医生愿意再作一次实验。”

素亭觉得匪夷所思，“那我岂非成为科学怪人？”

“同移植眼角膜或心脏没有分别。”素亭忽然笑，“移植别人的手？”

“是。”

“谁的手？”

“愿意在死后捐赠器官的人。”素亭骇笑，“不不不，我已接受事实，不作他想。”灼沉沉默，轻轻把手放在妻子肩上，“素亭，我想你快乐。”

素亭缓缓答：

“我并非不快活。”

“可是，连你的学生都说，周教授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活泼开朗。”

“年纪大了，总不能蹦蹦跳跳老十三点。”

“素亭，我知你耿耿于怀。”

“终于嫌我了。”素亭微笑调侃丈夫。

“你知道我永远爱你。”素亭感动，与丈夫拥抱







“为你，我会去看苏医生。”

“不，”冯灼规说：“为你自己，因为我爱你直至海枯石烂，可是，我想你一如从前那样爱自己。”

第二天，素亭去看苏医生。

医务所的空气总是比别处冷冽。

苏医生说：“你来了。”

“是。”素亭的声音非常轻。

“手术还在实验阶段，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你是第三人。”

“失败如何？”

“吃一点苦，恢复原状。”

“成功呢？”

“若肌肉、神经、血管、骨骼都接驳成功，你可得回一只真正肉手。”

“不可思议。”

“是，”苏医生十分兴奋，“这是亚洲第一项类此手术。”

“为什么选中我？”

“素亭，病人需要极度镇定及理智应变。”

周素亭笑了。

“你的意外多少已影响到婚姻生活。”

素亭点头，她变得自觉、拘谨、紧张，灼规一定觉察到。

从前，可以与他一头跃进碧波游泳潜水，留恋忘返，现在，她已放弃水上活动。

淋浴也变成一件最私人的事，她躲起来偷偷进行。

从前  
变成一件



素亭黯然。

“灼规说，他一点都不介意，可见是你狷介。”

素亭轻轻说：“不，他会怕的，正如将来孩子们会害怕一样。”

苏医生很温和地说：“假使你有这种心理障碍，很难生儿育女。”

“你说，灼规是否对我失望？”

“不要管他，他对你的爱不变，你只需为自己着想。”

素亭笑，“仿佛我是整件事里的唯一小人。”

“他说，他想重新欣赏你更衣。”

素亭吁出一口气，沉思良久。

她终于问：“在何处签名？”

回到家，她躺在床上休息。

会是谁的手呢？

苏医生说，那会是同文同种同性的一只手。

他又说，连心脏脾肺那样重要的器官都可以更换，一只手，算是甚么呢。将来目的，是换掉脑袋吧。

她做了一个梦，断手已经续回，毛茸茸，是一只野兽的前爪，素亭尖叫起来。

一头一额都是冷汗，她把义肢除下，趁丈夫不在家，松一松。

像那些永不在男人面前卸妆的爱美大大一样，她不想灼规看到她的断肘。

素亭哭了。

一直忍着的眼泪汨汨流下，极之痛快地大哭一场，然后倒头昏昏



睡去。

冯灼规下班回来，轻轻敲门。

素亭醒来，头痛欲裂，连忙装上假手，披好外衣。

“苏医生说你同意进行手术。”

素亭点头。

“甚么时候，”

“他会通知我。”

“噫，这几天我或许要到纽约开会，可能需要改期。”

素亭说：“不，你尽管动身，我会照顾自己，你在身边，反而增加我压力。”

灼规凝视她，“我明白。”

素亭苦涩地说：“祝我成功。”

“苏医生说他非常有把握。”

过了两日，素一早送丈夫出门。

那天傍晚，她就接到苏家杰的电话：“今晚禁食，尽量睡好些，明朝八时正在医院见你。”

素亭的心似要自喉头窜出，强自镇定。

“灼规还未抵达纽约。”

“我会派人通知他。”

那一夜，素亭也不打算睡觉，她把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将银行存摺，保险箱锁匙都放在当眼之处，并且写了一便条给丈夫，想了半晌，不过写下永远爱你四个字。





她伏在书桌上盹了一会儿，收音机闹钟唤醒她，她梳洗更衣出门去。

苏医生正在等她。

素亭微笑，“我可以看看那只手吗？”

“接驳成功，你自然可以看到它。”

“它可是一只美丽的手？”

“绝对是只玉手。”

素亭豁达地将她自己交给医生。

手术时间比预期较长，整整进行了十六个小时，七位专家聚集手术室，最终缝合皮层之时，苏家杰带头鼓掌。

素亭苏醒。

苏医生同她说：“已经通知灼规，他一办完事立刻赶回来。”

素亭疲倦地说：“手，给我看手。”

她只可以看到纱布绷带下的五只手指。

手指纤长，皮肤白皙细结，指甲形状漂亮，她想命令这只别人的手做简单的动作，却力不从心。

苏医生安慰她：“需过几天才能活动，接着还得接受一连串物理治疗。”

素亭觉得宽慰。

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穿短袖棕衫。

接驳处有一条红线，加些化妆品，不是仔细看，根本不觉异状，素亭已可灵活运用这一截人工接驳成功的前臂。





它是一只美手，比素亭自己原来的手还要漂亮，素亭本身的手呈长方形，指尖像圆锤，但是移植手却五指尖尖，十分细柔。

谁，是谁的手？苏医生不允透露。

手术成功，一点排斥现象都没有。

周素亭的生活起了微妙变化。

她恢复信心，放开怀抱，又做回原来活泼开朗的周素亭，她又重新用双臂拥抱丈夫，甚至在背后用双臂勾着他的脖子叫他背她走。

冯灼规对苏医生这样说：“最快活的人是我。”

夫妻关系终于完美得像恋爱时期一样。

一日下午，素亭在厨房做点心，冯灼规正读报，忽然看到一则有趣新闻，便叫妻子。

素亭走出来，笑嘻嘻问：“什么事？”

这时，冯灼规忽然看到素亭伸出左手，拨了拨头发，侧着头，斜飞了一个眼神，无限柔媚。

他看得呆了。

素亭从来不曾如此娇美，她也没有搔首弄姿习惯，不过，忽然做起来，出乎意表地动人。

“叫我干甚么？”

灼规说：“再做一次。”

素亭莫名其妙，“做什么？”

“再拨一次头发。”

素亭尴尬，“你取笑我。”





## 亦舒精品

她爱娇地用左手掩住嘴，挤到灼规身边坐下。

冯灼规在电光石火间忽然想起：左手。

一切都是那只外来的左手。

左手把它前生的习气也带了来，种入周素亭的生命里，但它的新主人却茫然不觉。

他曾经握过这只玉手，只觉柔若无骨，与素亭的右手大有分别。

现在，它又自作主张，频频做出一些可爱小动作。

手的前主人，一定是个极之俏丽的年轻女子。

隔几日，冯灼规去找苏医生。

“请透露手臂捐赠人的身份。”

苏医生只允略说一二：“是位廿馀岁的美貌女子，不幸车祸丧生，脑部死亡，家人同意将全部器官捐赠。”“真豁达。”

“姓名我不可透露。”

“我明白。”

“回去好好享受生活。”

“她是学生、抑或是职业妇女？”

苏医生推搪，“我不清楚。”

冯灼规知道医生不会多讲。

那天，他觉得颈膊酸软，分明是帮女同事搬桌子时伤了肌肉。

素亭说：“我替你按摩。”

灼规意外，素亭几时学会这一套？

可是她双手一碰到他肩膀，已知是会家，用力恰到好处，无限熨





贴舒服，紧绷扭曲的肌肉立刻松弛。

“素亭，帮我按一下太阳穴。”

“遵命。”

冯灼规哗一声，“十指回春，从此我多一项私人享受。”

他心花怒放，握住妻子玉手亲吻。

素亭咕咕地笑。

生活如此愉快，素亭的左手居功甚伟。

这只手不但懂按摩，而且会做好菜；煎炒炖都是能手，冯灼规在家吃饭的次数渐多。

他留意到妻子在处理大学工作之际，仍然用右手多，书写，打电脑，翻文件，全不用劳驾左手，但是在厨房就用左臂，让右臂休息。

怪异？

是，但冯灼规已习以为常。

他已知道那不是一只普通女子的手。

那么懂得服侍异性，可见是个人才，他独自到图书馆去找旧报上新闻来看。

交通失事……妙龄女子……约在五个月前……

他查了三天。

有了。

“名媛王绮兰雷雨之夜车祸身亡，富商挚友傅德峰哀伤欲绝”。

她叫王绮兰。

冯灼规连忙去我资料，他在报馆有朋友，中学同学张国泰现在是





跑新闻的名记者。

他问：“可需要用私家侦探？”

阿张答：“王绮兰的资料十分丰富，我们编辑部就一大堆，你可以来看。”

一个下午他就了解了王绮兰的一生。

家贫，父一早失踪，母亲是一名售货员，由外婆带大，十三岁那年在街上被星探发现，加入影坛。

阿张说：“我见过她真人，美人该是那个样子，她有一个特点，记性非常好，对人极之体贴：永远知道宇宙日报的张大哥爱喝威士忌加冰……”

上帝是公平的，王绮兰没有温馨的童年，可是，她有异常的美貌。

“她根本没有机会好好拍戏，富翁排队一个个想结交她，玩了好几年，累了，

跟着傅某。”

照片摊开来，各种阶段王绮商都是活色生香。

“美人也有不如意之处，傅氏元配病逝，她想正式结婚，但是傅家子女坚决不允，不知怎地，傅氏也觉得不是再婚的时候，两人酝酿分手。”

“然后呢？”

“发生了车祸。”

冯灼规沉默。

阿张问：“为何对王绮兰这个人那么感兴趣？”

“她的生命，有何目的呢？”







“一颗灿烂的流星，装饰了都会的夜空。”

冯灼规苦笑。

他的目光落在一张彩照上，对牢镜头巧笑情兮的王绮兰左手搁下巴边，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黄燕钻，这正是他所熟悉的玉手。

不知怎地，冯灼规打了一个冷颤。

那天，困到家里，看到妻子正在剪指甲。

素亭举起左手，细细欣赏。

灼规不动声色，轻轻握住她的双手。

他需严密注意这只手。

不知是否他多心，最近，素亭的手似乎有点轻佻，与同事或朋友说话的时候，总会拍一拍对方的肩膀，或是替人家理一理领带。

也许，熟朋友之间不拘小节，但是，平日那么端庄的周教授忽然多了这类亲昵的小动作，叫人迷惑。

对于这一切变化，周素亭并不自觉。

在一个慈善舞会里，素亭艳压全场，她一直搀扶着一位年近八十的校董，那老人忽然年轻起来，邀请周教授跳舞。

半小时后，他宣布捐助大学建设一座图书馆。

冯灼规十分震惊，他知道大学想要一座新图书馆已有十年，不料今夜老人一时欢喜，竟即时答应。

周素亭一直陪在老校董身边，喁喁细语。

终于散会了。

素亭松一口气，愉快地抱怨：“累坏人。”

